

从认知語言学的角度解釈現代汉语語法

竹 中 佐英子

【要約】本稿は、これまでの現代中国語文法研究においてしばしば議論され、複数の学説があるいくつかの問題に就いて、認知言語学の研究手法を用いて分析、解釈するとともに、中国語母語者の思考回路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を試みるものである。認知言語学は言語が話者の外界認知方式や思考の表われであると考え、何故そのように言うのかを解明しようとする学問である。例えば、中国語では「トイレへ行く」「台所へ行く」はそれぞれ“上廁所”“下厨房”と言い、行く場所によって「行く」という動詞の部分を“上”と“下”に使っている。この現象を認知言語学的視点から見るに、中国語母語者が家の主や客人も行くトイレは家の中の高いところ、婦人や使用人しか行かない台所は同じ家の中でも低いところに位置し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るからと解釈される。また、中国語にも日本語にも“买卖”（売買）“男女”（男女）といった2つの形態素を並列して構成する語があるが、“黑白”（白黒）“猫狗”（犬猫）のように中国語と日本語で形態素の並ぶ順番が違うものがある。これは、中国語の並列式2音節語が声調に基づいて形態素を並べるからである。中国語は“黒”“猫”はともに第1声、“白”“狗”はそれぞれ第2声と第3声であり、中国語母語者が第1声、第2声、第3声、第4声の順で形態素を並べ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この声調遵守の法則により、「南北」は中国語では第2声の“南”を前、第3声の“北”を後ろに置いて“南北”と言うが、朝鮮半島の南北に就いてだけは“朝鮮北南关系”（朝鮮の北南関係）と言う。これは、北朝鮮（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が朝鮮戦争を共に戦い、同じく共産党一党独裁を堅持する中国にとっての友好国であり、1992年に韓国（大韓民国）と国交を樹立するまでは朝鮮半島には北朝鮮1国しかないと考えていたことの表われだと分析できる。現代中国語文法は中国語母語者が外界を認知するときの規則を具現化したものであり、認知言語学の研究手法を用いて現代中国語にアプローチすれば、これまでの研究で解明できなかった現象の説明も付くことになるだろう。

【关键词】認知言語学，現代汉语語法，認知語法，心理期待，不对称

0. 引言

現代汉语語法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语义分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吕叔湘、朱德熙、陆俭明等先生对语义现象做系统的分析，把它们分为不同的类型，看它们词语的句法行为的变化、语序的安排、结构之间的联系等方面有什么影响，在语义和语法的关系问题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随着与国外交流的增加，现代汉语语法学家就思考语法中的各种各样的“为什么”问题，沈家煊、崔希亮、石毓智等先生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普遍的科学研究方法，寻求对现代汉语语法的解释，提出了一个研究的思路。这一思路跟认知语言学创造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兰盖克(Ronald Langacker)所倡导的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是相通的。

认知语言学重视经验在人的认知和语言中的作用。人类的经验来源于人类自身的感觉动力器官和智力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吃、穿、住、行)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大脑具有自身的认识事物的结构和系统，通过各种经验形成了认识世界(cognitive world)或认知世界的结构。认知语言学就是研究这一结构及其规律对语言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语言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释。

因此，认知语言学是解释语言学，就是说明为什么这样的句子能说，那样的句子不能说。认知语言学所研究的问题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语言学家一直感兴趣的一些语言的基本问题。它采取了新的视角和观念，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从而展现了语言的又一侧面，丰富了对语言的研究。

认知语言学的引进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至少有两个作用：一是可以利用其理论和方法解释以前尚未做出满意解释的现象；二是将过去零散的解释研究上升到认知的高度，系统化、理论化。目前，这一工作已经起步，沈家煊先生以认知理论为基础寻找解释，分析肯定否定不对称的原因，崔希亮先生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解释“连”字信息结构，这些都是借鉴认知语言学的结果。

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论述了现代汉语语法学界一直关心的问题，重点介绍及分析个人的研究和见解。希望能为解释现代汉语语法的内在规律和外部影响有所贡献。

1.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解释肯定否定的对立消失

“差点儿”和“差点儿没”在本质上有肯定和否定的对立，但有时候对立消失。如“差点儿考上重点大学。”是没考上的意思，“差点儿没考上重点大学。”是考上的意思；而“差点儿闹笑话”和“差点儿没闹笑话”都是没闹笑话的意思(见表 1)。

表 1. “差点儿”和“差点儿没”的对立消失现象

差点儿考上重点大学。(もう少しで重点大学に合格したのに。)	≠	差点儿没考上重点大学。(もう少しで重点大学に不合格になるところだった。)
差点儿赢了那场球。(もう少しであの試合に勝ってたのに。)	≠	差点儿没赢那场球。(もう少しであの試合に負けるところだった。)
差点儿闹笑话。(もう少しで恥をかくところだった。)	=	差点儿没闹笑话。(もう少しで恥をかくところだった。)
差点儿答错了题。(もう少しで答えを間違うところだった。)	=	差点儿没答错了题。(もう少しで答えを間違うところだった。)

任何语言往往都有形式和意义倾向于——对应的现象。不过违反这种现象的例子似乎也不少见。比如几个形式对应于一个意义；一个形式对应于多个意义等。沈家煊 1999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解释了肯定否定的对立在一定条件下消失的原因，指出这种肯定和否定对立消失的现象跟说话人的心理期待有关。一般是在涉及不如意的事情时“差点儿”和“差点儿没”的对立才可能消失。“闹笑话”(恥をかく)“答错题”(答えを間違える)都是不如意的事情。如果把如意的事看作正值，不如意的事看作负值，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也跟心理期待正值或标记性相联系。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使用受人的心理期待作用和支配，“差点儿”和“差点儿没”的不对称说明从说话人的心理来寻找对语言结构的解释是合理的。

在汉语里，肯定和否定对立消失的其他句式大多发生在消极意义的词语上(见表 2)。

表 2. 肯定和否定的对立消失现象

肯定		否定
一个人难免犯错误。(一人の人間は間違いを犯すことから逃れがたい。)	=	一个人难免不犯错误。(一人の人間は間違いを犯さぬことから逃れがたい。)
我真后悔跟他吵架。(私は彼とけんかしたのを本当に悔やんでいる。)	=	我真后悔不该跟他吵架。(私は彼とけんかしてはならなかったと本当に悔やんでいる)
留神摔下来。(転ぶことに注意して。)	=	留神别摔下来。(転ばないように注意して。)

就这种添加一个否定词后意思不变的情形,沈家煊 1999.认为,原来的句子含有否定的意思而又没有明确表达出来,说话人感到有必要强调否定的意思以避免误解,于是就加上实际上是赘余的否定词。“难免”(逃れがたい)“后悔”(悔やむ)“摔”(転ぶ)等词语都含有消极的意义又都不是明确的否定词。造成肯定与否定对立消失的原因可从心理方面去寻找。

肯定与否定对立消失实际有两种情况:一是否定式的意义等于肯定式的意义,如“好不热闹”等于“好热闹”;二是肯定式的意义等于否定式的意义,如“好容易”等于“好不容易”(见表 3)。

表 3. “好~”和“好不~”的对立消失现象

人来人往,好热闹。(人々の往来が盛んで、大変にぎやかだ。)	=	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人々の往来が盛んで、大変にぎやかだ。)
找了半天,好容易才找到他。(長いこと探して、やっとのことで彼を見つけた。)	=	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長いこと探して、やっとのことで彼を見つけた。)
他好容易才赶上那辆车。(彼はようやくその車に追いついた。)	=	他好不容易才赶上那辆车。(彼はようやくその車に追いついた。)

沈家煊 1999.用认知语法理论来证明这种现象不完全是语言习惯的问题。他指出,表示繁盛景象的词语(“热闹”“兴旺”等)、表示愉快心情的词语(“高兴”“痛快”等)、表示才智和身体上优良素质的词语(“聪明”“漂亮”等)都可以用“好”来加强,而且一般不能按反语理解。用“不”否定之后用“好”来加强,结果是“好”和“不”结合成一个加强副词“好不”,意思等于“好”。我们说“好容易”等于“好不容易”时,大多是针对“好容易”作状语而言的,而且后面往往还带有副词“才”(见表 3)。作状语用的“好容易”已经凝固成一个表示否定意义的副词性成分,说话人在使用时已不再意识到它是一种反语用法。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找到肯定与否定对立消失的原因。汉语母语者在交际过程中受心理因素或社会因素(如道德规范、行为标准)的作用,其结果造成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同时表示肯定意义(如“好热闹”和“好不热闹”)或同时表示否定意义(如“好容易”和“好不容易”)的言语形式的出现。

2.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解释反义词不对称

“上”做动词时表示由低处到高处,“下”做动词时表示由高处到低处,“上”是“下”的反义词,“下”是“上”的反义词,但有时候不对称。如“上楼”“下楼”都可以说;而说

“上医院”，不说*“下医院”（见表4）。

表4. 动词“上”“下”跟宾语搭配的情况

上楼（階上へ上がる。）	下楼（階下へ降りる。）
上城（街へ出かける。）	* 下城
* 上乡	下乡（田舎へ出かける。）
上厕所（トイレへ行く。）	* 下厕所
* 上厨房	下厨房（台所へ行く。）
上医院（病院へ行く。）	* 下医院

Johnson1987.认为，认知上的不对称是有生理基础的。人体存在固有的不对称，人在自然站立时，主要的感觉器官都在人体的上部，上方的空间因此最容易为五官所知觉。人会把自己身体的高低区分引申到其他一些概念领域。人借助从这类空间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空间概念去理解情绪、感觉等抽象的状态，如地位高是上，地位低是下；好是上，坏是下等。这些关系都不是任意的，它们的基础有两个：一是人所具有的身体及物质经验；二是在社会中形成的文化经验。因此，有些空间方位感知的具体形式可能因社会和语言而不同。汉语母语者一般认为“城(市)”与“乡(村)”相对比时，“城”是高级的，“乡”是低级的，即有高低之别，所以到城里去说“上城”，到乡下时说“下乡”。“上农村去接受锻炼”，“农村”在这里成为心理上的高处，是“接受锻炼”的好场所，一般不会说*“上农村去吃苦”。在一套房子里，“厕所”是公共场所，家长、客人都去，而“厨房”是只有佣人、女人去的地方，所以说“上厕所”“下厨房”。“医院”是治疗疾病的好场所，所以“医院”成为心理上的高处，说“上医院”。使用“上”“下”时，人们围绕着“由低处到高处”或“由高处到低处”这一中心区分事物、行为，分别使用“上”或“下”。

“来”和“去”做趋向动词时有不对称的特点，如可以说“醒过来”，而不能说*“醒过去”（见表5）。

表5. 动词跟“来”“去”搭配的情况

醒过来（正氣を取り戻す。）	* 醒过去
* 昏过来	昏过去（氣を失う。）
* 吃下来	吃下去（食べて飲み込む。）
* 吃进来	吃进去（食べて腹に入る。）

“来”和“去”的不对称也是人的认知过程决定的。Johnson1987.认为，人首先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认识外部世界。人通过呼吸、进食和排泄认识到人体是一个容器，是一个有边界的即有里外之别的東西。由于人体的特点和地球的引力，人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空间关系(spatial relations)，人们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特点出发，将接近人的“来”看做是正常的，离开人的“去”看成是不正常的。马庆株 1997.指出，这种意识引申到其他方面，于是说“醒过来”“昏过去”不说*“醒过去”*“昏过来”。“醒过来”“昏过去”等说法说明“来”“去”分别意味着“接近人界”“脱离人界”。把食物吃到肚子里，说“吃下去”“吃

进去”，不说*“吃下来”*“吃进来”。反义词的种种不对称体现出人的生理基础(人体的特点)。这些例子显示，汉语母语者认为健康、存活是来，疾病、死亡是去。

在这一章里介绍的例子显示，汉语母语者的许多概念都是由空间感知组织起来的，每个空间感知都具有系统性和一致性。与“上”或“来”的空间概念相关的有一般性的“好”，也有“好”的各种体现，如有地位、有生命、健康、存活等等。

3.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解释人称代词修饰名词时“的”字隐现

英语的“my father”“my wife”“my book”“my occupation”在汉语里分别说“我爸爸”“我妻子”“我的书”“我的职业”。从英语语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my book”“my occupation”，然而就汉语语法而言，*“我书”*“我职业”的说法就不对了(见表6)。

表6. 第一人称代词“我”修饰名词的词组英汉对应表

英语	汉语	汉语
My father	我爸爸 (私のお父さん)	我的爸爸 (私のお父さん)
My wife	我妻子 (私の妻)	我的妻子 (私の妻)
My book	* 我书	我的书 (私の本)
My occupation	* 我职业	我的职业 (私の職業)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在什么情况下该用“的”，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的”呢？前辈学者在“的”字隐现条件上往往一笔带过。有人说“在跟自己有关系的人的名词前可以不加‘的’”；有人说“在亲属名称的前面口语不常加‘的’”。我们不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对，但有点儿像“瞎子摸象”，“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语义模糊。如果能把这种种说法整合在一起，就会获得更符合客观真实的看法。

崔希亮 2001a.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以第一人称代词“我”修饰名词的词组为例进行分析，指出人称代词与名词具有不可变的领属关系时，中间可以不加“的”(见表7)；人称代词与名词具有可变的领属关系时，中间非得加“的”不可(见表8)。

表7. 人称代词与名词具有不可变的领属关系

名词是人称代词的血亲	我爸爸 (私のお父さん)	我的爸爸 (私のお父さん)
名词是人称代词的姻亲	我岳父 (私の妻の父)	我的岳父 (私の妻の父)
名词是人称代词的配偶	我妻子 (私の妻)	我的妻子 (私の妻)
名词是人称代词的社会关系	我同学 (私の同級生)	我的同学 (私の同級生)
名词是人称代词的一部分	我鼻子 (私の鼻)	我的鼻子 (私の鼻)
名词是人称代词的本源	我母校 (私の母校)	我的母校 (私の母校)

表8. 人称代词与名词具有可变的领属关系

名词是人称代词的私有财产	* 我书	我的书 (私の本)
名词是人称代词的精神产物	* 我意见	我的意见 (私の意見)
名词是人称代词的生理现象	* 我感冒	我的感冒 (私の風邪)

名词是人称代词的个人属性	* 我能力	我的能力 (私の能力)
名词是人称代词的社会属性	* 我职业	我的职业 (私の職業)

据崔希亮先生的介绍,所谓不可变的关系是指名词要伴随人称代词的一生的关系,“我爸爸”永远是我爸爸。从法律上说,姻亲、配偶关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从一而终的观念占主要地位,祥林嫂嫁给老六可还叫祥林嫂。所谓可变关系指的是一种临时关系,这种关系有时间性和阶段性。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我的书”“我的职业”都可能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我的爸爸”和“我的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只是代表我和另一个人的某种关系(亲属关系),不是真正的领有,后者才是实在的领有。人称代词修饰名词结构能隐去“的”字所要求的条件可以解释为:人称代词和名词表人际关系及社会机构的名词;人称代词和名词之间有不可让渡、不可分离的关系。

4.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解释汉语并列式双音词的语素顺序

并列式双音词是指由两个并列关系的语素A和B构成的词,如“买卖”(売買)“男女”(男女)“远近”(遠近),而有些并列式双音词也是汉日同形词。值得一提的是,在汉日同形的并列式双音词当中,有些词的语素顺序是完全相反的,如“黑白”(白黒)“猫狗”(犬猫)“烟酒”(酒タバコ)(见表9)。

表9. 并列式双音词汉日对应表

汉语	日语
买卖	売買
男女	男女
远近	遠近
黑白	白黒
猫狗	犬猫
烟酒	酒タバコ

陈爱文、于平 1979.考察了现代汉语 525 个常用词,发现并列式双音词的字序有按声调的平上去入顺序排列的倾向。据统计,合于声调次序的并列式双音词有 358 个(68.19%),从整体上看,声调影响语素顺序的倾向确实存在(见表 10)。

表 10. 全部按中古声调统计(陈爱文、于平 1979.)

合于声调次序	358
不合于声调次序	87
二字同声调	80
共计	525

“黑白”“猫狗”“烟酒”分别以第一声加第二声、第一声加第三声、第一声加第三声的

顺序排列，果然跟日语的语素顺序相反。认知语言学认为，词汇的结构往往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就汉语并列式双音词AB的次序而言，汉语母语者对声调词语的认识必然要反映到词汇结构中来。

按照这一原则，通常先说“南”后说“北”，如“南腔北调”（南北の方言を交えたなまりのある中国語）“南征北战”（南方や北方に転戦する），而不说*“北腔南调”*“北征南战”，却说“朝鲜北南双方”（朝鮮北南双方）或“朝鲜北南关系”（朝鮮の北南関係）。如：

(1) 中国党和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朝鲜北南双方继续对话，…（《人民日报》平壤 2001年9月4日电〈江泽民会见金永南和洪成南〉）

（中国の党と政府はこれまで通り朝鮮の北南双方が対話を継続することを支持し、…）

(2) 朝鲜人民军海军司令部 28 日再次发表正式文告，谴责韩国军方在朝鲜西部海域持续不断地发起“军事挑战”，使北南关系陷入对峙僵局。（新华社平壤 2005 年 2 月 28 日电〈朝指韩海上“军事挑衅”北南关系陷入僵局〉）

（朝鮮人民軍海軍司令部は28日、再度通告文書を発表し、韓国軍側が朝鮮の西部海域において「軍事的挑戦」をし続け、北南関係を対峙した行き詰まり状態に陥らせたことを非難した。）

这是因为中国与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本称“北朝鲜”)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里密切相关的现状表现在词汇结构上。为了汉语母语者的认知方式的需要，并列式双音词的语素顺序有时是可以打破的。

在陈爱文、于平二位先生的统计里，不合于声调次序的有 87 个(16.57%)，如父母(父母)、爱憎(愛憎)、大小(大小)、是非(是非)、吉凶(吉凶)。崔希亮先生 2001b. 指出，人们在造词的时候下意识地总是把重要的、正面意义的放在前面。这些词反映了汉语母语者对男女尊卑顺序或情感等的认知和评价。

5.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解释“连…都…”结构

就“连”字句来说，已有很多研究，但是“连”字的作用、“连”字句的语法意义等问题争论不休。有人说“表示强调”；有人说“表示递进”；有人说“表示比较”。例如，“那个小伙子连小学都没有上过。”跟别的句式搭配使用时，我们会感觉到它在突出某一方面的信息(见表 11)。

表 11. “连”字跟别的句式搭配使用情况

那个小伙子连小学都没有上过。(あの若者は小学校も出ていない。)
甲. 那个小伙子没有上过学，连小学都没有上过。(あの若者は学校に行ったことがない、小学校も出ていないのだ。)
乙. 那个小伙子不但中学没有上过，连小学都没有上过。(あの若者は中学校どころか、小学校も出ていないのだ。)
丙. 连那个小伙子都没有上过学，更不用说女孩子了。(あの若者でさえ学校に行ったことがないのだから、女の子について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甲、乙、丙，似乎可以认为，甲表示强调，乙表示递进，丙表示比较。这些看法并不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解释有一部分合理的因素，但却没有把握其内在规律或外部联系。

崔希亮 2001c.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重新分析了“连”字句的信息结构，指出“连”字句一旦进入交际，它就取得了基本信息、附带信息、隐含信息推断信息的4种信息(见表12)。

表12. “连…都…”结构的信息

那个小伙子连小学都没有上过。(あの若者は小学校も出ていない。)	
基本信息	那个小伙子没有上过小学。(あの若者は小学校に行ったことがない。)
附带信息	作为一个人没有上过小学，这不合常情。(一人の人間として、小学校に行ったことがないというのは尋常ではない。)
隐含信息	作为一个人，起码应该上过小学，因为小学是最初级的教育。(一人の人間として、少なくとも小学校は行くべきだ、なぜならば小学校は最も初歩的な教育だからである。)
推断信息	那个小伙子更不可能上过中学、大学。(あの若者が中学、高校、大学に行くなんてもっと不可能だ。) / 那个小伙子没有文化。(あの若者は教養がない。) …

据崔希亮先生的介绍，基本信息是该句的基本言语信息，就是“那个小伙子没有上过小学”。这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基本事实；附带信息是对基本信息的引申。在说话人看来，没上过小学是不同寻常的；隐含信息是交际双方共同认可的背景知识。在说话人看来，“没上过小学”跟“没上过中学”“没上过大学”比起来是最不应该发生的，而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完全同意这个评价。附带信息和隐含信息反映了现实世界的一种常理、常情；推断信息在“连”字句中是话语表达的中心，往往是说话人的用意焦点(focus of sense)。“连小学都没有上过”的用意焦点是“比小学高的学校更没有上过”。就这样，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做信息结构的分析，显然比以往的看法更有概括性，更有深度。

6. 结语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认知的一部分，受人们认知世界的方法和规律的制约。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现象做出解释，研究人对世界的感知、经验、观察事物方式如何影响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从而探讨人的认知规律。

本文借鉴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将描写和解释结合起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界一直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意义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现代汉语语法规则是汉语母语者的认知方式在汉语中的体现。通过“上厕所”(トイレへ行く)“下厨房”(台所へ行く)等说法、“的”字隐现、“连”字句的信息结构的分析我们认识到，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不能排斥人的心理因素，要将客观和主观结合起来，因为汉语则是反映了汉语母语者的心理。

(2)汉语母语者的认知规律可以解释现代汉语语法中的种种现象。“差点儿”和“差点儿没”在一定条件下对立消失，“朝鲜北南关系”(朝鮮の北南関係)“爱憎”(愛憎)等的说法都证明

了人的认知有时可以打破已有的语法规则的制约。

本文引进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现代汉语实际,更好地描写、解释现代汉语语法现象。本文探讨的问题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现代汉语语法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与汉语母语者的认知策略相关?所有的现代汉语语法规则又在很大程度上可从汉语母语者的认知策略得到解释?汉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语义性较强的语言。必将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出现新的繁荣景象。

【参考文献】

- 陈爱文、于平 1979.〈并列式双音词的字序〉,《中国语文》第2期
- 崔希亮 2001a.〈人称代词修饰名词时“的”字隐现问题〉,《语言理解与认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崔希亮 2001b.〈并列式双音词的结构模式〉,《语言理解与认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崔希亮 2001c.〈从“连…也/都…”结构看语言中的关联〉,《语言理解与认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马庆株 1997.〈“V来/去”与现代汉语动词的主观范畴〉,《语文研究》第3期
- 沈家煊 1999.〈肯定与否定对立的消失〉,《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 Johnson, Mark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提要】认知语言学从人的认知(即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的角度观察和研究语言,通过观察语言现象,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分析语言反映的认知取向,从语言的各个层面探讨认知与语言的关系及其性质,说明语言是认知发展的产物。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现代汉语语法,重点讨论肯定否定的对立消失、反义词不对称、“的”字隐现、“连”字句信息结构等现代汉语语法学界所关心的具体问题。